DOI:10.13239/j.bjsshkxy.cswt.2013.06.017

〔文章编号〕 1002－2031(2013)06－0028－04

现代城市人与生存场所情感关系的转变

薛彦波　仇　宁

〔摘　要〕 现代城市里人与生存场所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两个看似矛盾的趋势:一方面,人与居住场所关系的内涵日趋复杂和丰富;另一方面,在技术进步的支撑下,人类摆脱地域约束的能动性逐渐加强,相应地,人从生存场所获得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以及人对场所的依赖性则日渐减弱。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情感正部分地转向一种不受时空绑定关系限制的、建立在契约与信任基础上的抽象体系。作为人居场所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应该走全球化道路还是地域性道路,这是建筑师面临着的两难选择。

〔关键词〕 时空分离;场所;归属感;本体性安全

〔中图分类号〕 C913.31　　〔文献标识码〕 A

人类生存发展的漫长历史始终伴随着对空间领域的割据和对资源的占有与利用。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人类对生存场所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感和崇拜心理。纵观人地关系的历史,呈现出两个看似矛盾的趋势:一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对自然的索取越来越多,人与居住场所关系的内涵日趋复杂和丰富;另一方面,在技术进步的支撑下,人类摆脱地域约束的能动性逐渐加强,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引起的"时空压缩"[1],使得信息、人流和物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传递,从而赋予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以更大的自主性,并在削弱了地域因素对人的限制的同时,从情感上淡化了人对居住场所的依赖性和归属感。

一　家园之失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里,人的定居意味着他依附于某个特定的空间区域——其祖先生活在这里,而他确信他本人及其子孙还将继续生活在此地,这里有他赖以生存的一切重要的物质资源、信仰环境和社会关系。换言之,人生存的一切理由和条件都是和所定居的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是绑定在他所生存的场所中的,那里有他存在的根本依据。这个时期,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它与人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人们的身份和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土地的占有状况。所以说,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是实质性的,拥有土地就等于拥有了生存的资本。

〔作者简介〕 薛彦波(1971—),男,汉族,山东临沂人,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讲师,博士;仇　宁(1971—),女,汉族,山东淄博人,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信息技术系讲师,硕士。

〔收稿日期〕 2013－01－06

〔修回日期〕 2013－03－12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此时人们心目中的“家”,不仅仅是那几间房子,还包括了与房子联系在一起的土地及其他安身立命的生产资料,对“家”的依赖实际是对生存之根本——土地的依赖。当土地丧失了其作为人类生存资本的地位时,人对它的依赖感也就随之减弱。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社会形成,大多数人逐渐离开定居的土地而移居城市,他们生存的经济来源和生活状况的好坏已经与土地没有直接关系。于是,人与土地关系中最牢固的内在利益纽带断裂了。

传统社会是一种所谓的“空间有限”文明,当时“大多数人的生活圈子局限在 15 英里以内”[2]。那时的人们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不精确的,而且总是浑沌而统一的。时间一般总是与地方、行为相联系,比如用“一顿饭的功夫”来表述时间,用“骑马要走 3 天” 来表述空间距离。对他们来说,不参照社会行为或者空间去定义时间是很困难的,而将社会行为和特定空间分开同样不可思议。在当时,人的生存价值是由宗教或宗族习俗给定的,正是对天国的信仰和传统价值体系的权威给予人的生存以先验的、不证自明的意义。尽管当时人们的知识水平较现代而言远远不足,但真诚的信仰使得人对自身生存的价值没有疑问,其内心是踏实安定的。由于对时空有完整且不可分的认知前提,从传统社会人的角度看,宗教活动和宗族习俗活动总是和教堂、宗祠或者居住环境相统一,进而无影无形的信仰和传统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和切实可见的现实生活环境结合起来。于是,人们不自觉地将部分对于宗教的信仰和传统价值体系权威的认可转移到了可观可感的生活环境中,而这正是生存环境能为人们提供精神层面上的安全感、归属感的原因。

在现代社会里,传统宗教体系已经崩溃,而宗族习俗势力的影响也日见衰微,蒙在人居场所上的那层神秘外衣无可挽回地褪去。在理性的目光审视下,人们从生存环境中看到更多的是其功利的价值,再也难以重拾传统社会里对于家园的那种复杂真诚的情感了。尽管哲学方面关于人存在的终极价值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致非但没有公认的答案,反而还由于现代性的反思产生了人类生存无意义的焦虑。人在生存的终极价值层面上的安定感一直缺失,进而使得人在生存意义认知方面的困惑导致了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的模糊。

二　人与场所情感关系转变的内在原因

在传统社会里,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presence)——地域性因素支配的。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的交往日益频繁,范围也越来越大,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之间的接触和协作需要用双方都能理解的时间和距离来度量,以便统一行动。由此,标准化的时间单位和精确测量的距离单位在交往中产生了。时间的可精确度量性及均质化对它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这种对于空间来说均质的统一尺度使得时间脱离具体的空间从而虚化(即时空分离),而虚化的时间正是空间虚化的基础。因为有了公认的标准化的时间,才有可能策划跨地域的不同空间的协同行动。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转变的内在动力在于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在现代社会里,时间和空间的标准化度量日益将时间、空间从地点(场所)分离了出来,打破了事件与场所密不可分的绑定关系。“缺场”(absence)这种脱离了面对面的互动情势的跨地域活动成为可能,并被人们所理解,即空间被虚化了。“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3]。

时空分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分离后的时间和空间以及它们标准化了的、虚化尺度的形成使得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距离得以重新组织,连接在场和缺场,为社会活动再度“嵌入”到不同的在场情境中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时空压缩的过程因为技术飞速发展(如交通技术、信息处理、通讯技术)正日益加快速度。麦克卢汉则干脆称:“我们已经废除了空间和时间。[4]”当代全方位的即时通讯使得时间与空间的世界与人的活动的结合呈现出了全新的局面:在同一时间里,将不同的空间里的人的实践活动聚拢起来,接受同一个支配性决策的指导;这时的时间成为了不同地域的“共享的时间”,而不同地域之间的资本、信息、技术、组织性互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符号的交换和互动支持了同时性的时间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与空间的接合,即卡斯特所谓的“流动空间”[5]。很显然,在“流动”支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信息社会里,空间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时间所消解,变得分离和不连续,成为一些相互割裂且随时可以通过“流动”的手段进行支配的节点。

这里可以看到,时空分离为社会生活与相互分离的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组合提供了无限可能性的同时,也使得跨地域的事件操作更加容易和普遍。这样一来,场所的建构及其性质更容易受到不在场的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些事件虽然发生于某个特定地域,但它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事发地域,波及全世界。由是观之,在全球化的今天,特定的场所处在全球化的复杂关联之中,已经丧失了它的独立性,面目越来越模糊,场所的特性被虚化了。被虚化的场所在降低对人约束力的同时,又因其飘忽的、越来越难以琢磨的属性与人们所期待的稳定的、可依赖的情感归属目标渐行渐远。

三　现代社会里人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对于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人来说,游离的不在场因素对场所施加的影响和社会活动对特定地点的再度嵌入干扰了场所和发生在其中的事件的原有逻辑,给人带来了不连续感和不稳定感。而这些消极的感觉会影响到一种与人的“存在”相关的基于信任的主体性安全体验,冲淡人们对于生存场所的依赖感和归属感,并进一步导致人与生存场所关系的疏离。

本体性安全感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以及对他们生活的社会与物质环境的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可靠性的主观感受。本体性安全与“在世界中的存在”有关,“但这是一种情感的而非认知的现象,而且根植于无意识之中”[6]。在哲学认知的层面上,关于人存在的意义可谓见仁见智,但是对这个问题答案的莫衷一是并没有导致日常生活的混乱,这得益于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统一性、连续性的体验和信任。正是这种体验和信任构成了自我认同的稳定基础。吉登斯分析了前现代和现代社会构成信任、安全感的因素以及构成风险环境的因素的区别,并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的信任与风险情景是与地域性紧密联系的。地域性社区是以大量的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特定场所,这种稳定的地域性既有助于本体性安全的形成,也成为本体性安全的焦点。在时空分离打破了地域的封闭性后,前现代时期与信任和本体性安全相关的核心问题(如亲缘关系、作为地点的地域化社区、宗教宇宙观和传统)在现代性条件下都已经失去了重要性。曾经对主体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场所在时空分离和现代化的合力消解作用下,也已经变得令人捉摸不定。地域性已无可避免地与全球性彼此关联起来,人对场所的本体性安全感实际上已经被消解掉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对于熟悉环境的依恋和认同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但场所已经失去了地域封闭性和独立性,漂浮于全球化的统一空间之中。尽管它有时还保留着各自的个性化形式,但又时时表现出一些不仅属于它自身的特性,它们是普遍类似的、非地域化的——场所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体化了。一体化的意义与不同场所的自身特点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会导致人对于场所整合意义认识的分裂和不确定感。

尽管如此,生活中仍然具有建立在人们所遵循的每日生活常规之上的让人感觉熟悉和轻松适意的东西,只不过现代人对场所的熟悉感通常是通过全球化的过滤而获得的。虽然这种新的熟悉感对于本体安全感的获得十分重要,但它不再是由传统社会里地域性场所的特殊性所派生出来的。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时间与空间得以分离,人们对于受不在场因素影响所产生的环境变迁已经习以为常了。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人们逐渐习惯了建立在信任与契约基础上的普适性原则所带来的便利,并且部分地将传统社会里系于定居地点的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投射到了普适性的抽象契约系统中去。换言之,人们依恋和认同的对象实际上已经不是特定的场所,而是隐藏在场所形式下的信任及契约关系。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处处离不开契约关系所带来的信任和安全感,这些认知可能来自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国家机器的信任、人在组织或团体中的地位、人际关系、成功融入社会而产生的自信心、条理的生活秩序,以及免遭攻击和伤害的心理预期等等。我们日常生活中与交易有关的信用卡支付、网上购物、电子商务、网上银行,与出行有关的航班、列车时刻表等,都是建立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之上。它是现代社会运转的基本条件,也是日常生活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

有研究显示,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与其日常生活的幸福感密切相关,但仔细分析对社区满意度影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响较大的公共服务及公共安全等方面可知,其决定因素溢出了地域社区的范围[7]。在现代城市里,空间场所在建构人们生存的本体安全感中的作用被淡化了。人与生存场所之间情感关系的内在坚实纽带正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逐渐变得脆弱。在今天,人可以在多个城市里拥有房产,但这些房产更多是仅意味着临时的栖身之所或者不动产。从情感角度上看,它可能远不如拥有一个稳定优越的工作职位更会让人对这个城市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

四　建筑师的两难境地:全球化还是地域性

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与生存场所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作为人们生存环境主要构成部分的建筑,其设计应该走全球化道路还是地域性道路让建筑师左右为难。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越发达,人的自身能量越大,他所受地域条件的限制越小,相应地,他对地域性场所的依赖感、归属感就越淡薄,反之亦然。我国目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期,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存在: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处在中等发达的现代社会阶段;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剧变之中;在一些偏远地区,甚至还处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阶段。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们对生存场所的情感关系亦不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为这个两难的问题找到一个标准答案。

今天,现代主义唯我独尊的宏大叙事方式早已不合时宜,相互尊重和寻求认同是对待认识问题的主流态度。建筑应该走全球化还是地域性道路不是个非黑即白的问题,事实上兼具两者特点的优秀实例并不鲜见。建筑师应如何理解人与生存场所的关系,在设计实践中应如何处理建筑与环境场所的关系,是一个虽已讨论了很久,但仍值得继续讨论的话题。

五　结语

随着地域性场所对人的限制力量的减弱,人从其居住环境中所获得的稳定感、归属感正日渐淡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趋势并不一定导致人们对特定场所形式特征的漠视:一方面,有特色的形式作为审美、猎奇、怀旧、攀比等多种心理情感的诱发因素,其重要性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人与生存场所深层纽带关系的松缓赋予了形式选择和创新以更大的自由——在身份塑造和追求差异的消费心理的怂恿下,它从在场的种种限制中解放出来,迎合了以符号生产为标志的大众消费文化。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living place has shown two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trends. On the one h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heir living place increase complexity and rich initiative. On the other hand, with support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willingness of human to get rid of geographical constraint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Meanwhile, people's emotion to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is gradually transferred to an abstract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contract and trust and does not binds to the fix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Architecture should take the path of globalization or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architects faced a dilemma.

【**Key words**】 time - space separation; place; sense of belonging; ontological security

参考文献

[1] 戴维·哈维著,阎嘉译.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24-385
[2] 阿尔温·托夫勒著,朱志焱译. 第三次浪潮[M]. 北京:三联书店,1983:159
[3] 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 现代性的后果[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6
[4] 戴维·哈维著,阎嘉译.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67
[5] 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译.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05-511
[6] 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 现代性的后果[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80
[7] 单菁菁. 社区归属感与社区满意度[J]. 城市问题,2008(3):58-64

(编辑:王明哲;责任编辑:李小敏)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